

068



The
Bone
Collector

人骨拼图

Jeffery
Deaver

(美)

杰夫里·迪弗

——著

禁材

星
出版
社
STAR PRESS



THE BONE COLLECTOR

(美) 杰夫里·迪弗 著
楚材 译

THE BONE COLLECTOR by JEFFERY DEAVER
Copyright: © 1998 BY JEFFERY DEAVER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URTIS BROWN-U.K.
Through BIG APPLE TUTTLE-MORI AGENCY, LABUAN, MALAYSIA.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 © 2013 New Star Press
All rights reserved.

著作权登记图字：01-2008-2633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人骨拼图 / (美) 迪弗著; 楚材译. —3版. —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13.7

ISBN 978-7-5133-1209-7

I. ①人… II. ①迪… ②楚… III. ①侦探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150491号



人骨拼图

(美) 杰夫里·迪弗 著; 楚材 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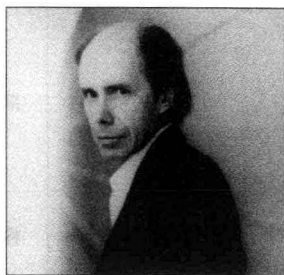
责任编辑: 邹 瑁
责任印制: 韦 舰
装帧设计: @broussaille私制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出 版 人: 谢 刚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网 址: www.newstarpress.com
电 话: 010-88310888
传 真: 010-65270449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

读者服务: 010-88310800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邮购地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印 刷: 北京合众协力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: 910mm × 1230mm 1/32
印 张: 14.25
字 数: 252千字
版 次: 2013年7月第三版 2013年7月第一次印刷
书 号: ISBN 978-7-5133-1209-7
定 价: 36.00元

出版社联系更换。



杰夫里·迪弗 Jeffrey Deaver (1950—)

杰夫里·迪弗一九五〇年出生于芝加哥，十一岁时写出了第一本小说，从此笔耕不辍。迪弗毕业于密苏里大学新闻系，后进入福德汉姆法学院研修法律。在法律界实践了一段时间后，他在华尔街一家大律师事务所开始了律师生涯。他兴趣广泛，曾自己写歌唱歌，进行巡演，也曾当过杂志社记者。与此同时，他开始发展自己真正的兴趣：写悬疑小说。一九九〇年起，迪弗成为一名全职作家。

迄今为止，迪弗共获得六次 MWA（美国推理小说作家协会）的爱伦·坡奖提名、一次尼禄·沃尔夫奖、一次安东尼奖、三次埃勒里·奎因最佳短篇小说读者奖。迪弗的小说被翻译成三十五种语言，多次登上世界各地的畅销书排行榜。包括名作《人骨拼图》在内，他有三部作品被搬上银幕，同时也为享誉世界的詹姆斯·邦德系列创作了最新官方小说《自由裁决》。

迪弗的作品素以悬念重重、不断反转的情节著称，常常在小说的结尾推翻，或者多次推翻之前的结论，犹如过山车般的阅读体验佐以极为丰富专业的刑侦学知识，令读者大呼过瘾。其最著名的林肯·莱姆系列便是个中翘楚。另外两个以非刑侦专业人员为主角的少女鲁伊系列和采景师约翰·佩勒姆系列也各有特色，同样继承了迪弗小说布局精细、节奏紧张的特点，惊悚悬疑的气氛保持到最后一页仍回味无穷。

除了犯罪侦探小说，作为美食家的他还有意大利美食方面的书行世。

少女鲁伊系列

- Manhattan Is My Beat (1988)
- Death of a Blue Movie Star (1990)
- Hard News (1991)

采景师约翰·佩拉姆系列

- Shallow Graves (1992)
- Bloody River Blues (1993)
- Hell's Kitchen (2001)

林肯·莱姆系列

- The Bone Collector (1997)
- The Coffin Dancer (1998)
- The Empty Chair (2000)
- The Stone Monkey (2002)
- The Vanished Man (2003)
- The Twelfth Card (2005)
- The Cold Moon (2006)
- The Broken Window (2008)
- The Burning Wire (2010)
- The Kill Room (2013)

凯瑟琳·丹斯系列

- The Sleeping Doll (2007)
- Roadside Crosses (2009)
- XO (2012)

詹姆斯·邦德系列

- Carte Blanche (2011)

非系列作品

- Mistress of Justice (1992)
- The Lesson of Her Death (1993)
- Praying for Sleep (1994)
- A Maiden's Grave (1995)
- The Devil's Teardrop (1999)
- Speaking In Tongues (2000)
- The Blue Nowhere (2001)
- Garden of Beasts (2004)
- The Bodies Left Behind (2008)
- Edge (2010)
- The October List (October 1, 2013)

目 录

-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|
| 1 | 第一部 一日之君 |
| 107 | 第二部 洛卡德法则 |
| 223 | 第三部 巡警之女 |
| 343 | 第四部 变成骨头 |
| 431 | 第五部 只要你移动，他们就抓不到你 |
| 443 | 附 录 名词解释 |

第一部
一日之君

今天的纽约太强大了，以至于失
落了过去。

——约翰·杰伊·查普曼

1

星期五晚上十点三十分至星期六下午三点三十分

她只想睡觉。

飞机晚点了两个小时，等行李的时间又太长。搭乘机场客运班车的时间也错过了，大巴早在一个小时前就已开走。所以，他们现在只好等出租车了。

她站在候车队伍中，纤细的身材因手提电脑的重量而歪向一边。约翰喋喋不休地说着利率以及调整生意伙伴的新思路，但她只想着一件事：现在是星期五晚上十点三十分，我要穿上睡衣，美美地睡一大觉。

一辆辆黄色出租车川流不息地从她眼前驶过。这些颜色和外形都很相近的车辆，让她联想到昆虫。她回想起小时候在山上，当她和哥哥发现一只被开膛破肚的死獾，或踢翻一个红蚂蚁窝时，便看见一大群肢体和手脚湿漉漉地在地上扭动的景象。这种毛骨悚然的感觉让她

打了个寒战。

一辆出租车疾驶过来，带着尖锐的刹车声戛然而下。T.J. 科尔法克斯拖着脚步迎上前去。

司机按开后备箱的锁，但人待在车里没动。他们得自己把行李搬上车，这让约翰很不高兴。他已习惯让别人帮他做这些事。T.J. 倒无所谓。直到现在她偶尔还会感到惊奇，自己居然有一位秘书，帮她打字和料理事务。她把手提箱扔上车，关好后备箱盖，然后钻进车内。

约翰也跟着上了车。他重重地关上车门，一个劲儿地擦拭着他那肥嘟嘟的脸颊和光秃秃的脑门，仿佛刚才把行李搬上车的举动已经耗尽了全部精力。

“先到东七十二大街。”约翰透过隔板对司机咕哝了一句。

“然后到上西区。”T.J. 补充说。挡在前后座之间的有机玻璃隔板上布满了刮痕，她几乎看不见司机。

出租车箭一般地冲离路边，很快就行驶在通往曼哈顿的高速公路上。

“看，”约翰说，“那就是为什么今天到处都是人。”

他指着一块广告牌，上面写着“欢迎光临联合国和平会议”。这次会议将在星期一召开，届时将有一万多名来宾云集纽约。T.J. 盯着那块广告牌——上面画有黑人、白人和黄种人，全都在挥手微笑。不过，这幅画好像有什么地方不大对劲。人物的比例和肤色都被忽略了，每张脸看上去都是一样的苍白。

T.J. 嘟囔了一声：“死样儿。”

他们正沿着宽阔的高速公路疾驰。在路灯的照耀下，路面反射出一种令人不安的黄色光芒。他们经过了旧海軍军港，又经过了布鲁克林码头。

约翰终于停止了说话，掏出德州仪器公司生产的计算器，开始在上面噼里啪啦地按一些数字。T.J. 向后仰靠在椅背上，望着雾蒙蒙的人行道，以及坐在褐砂石门廊前俯瞰高速公路的人们那一张张阴沉的脸。在热气中，他们似乎都处于半昏睡状态。

出租车里也很热。T.J. 伸手摸向车窗按钮，想把窗户降下一点儿。车窗没有反应，但她并没有感到意外。她伸手越过约翰，去开另一边的车窗，但他那边的也失灵了。这时她才注意到，两边车门的门锁开关都不见了。

连门把也没有了。

她用手摸索着车门，想找到断掉门把的残余部分。什么也没有——好像有人用钢锯把门把手齐根锯掉了。

“怎么了？”约翰问。

“嗯，这车门……我们该怎么打开它呢？”

就在约翰左右打量两边的车门时，中城隧道的标志一闪而过。

“嗨！”约翰拍打着隔板，“你忘记拐弯了。你要去哪儿？”

“也许他想走皇后区大桥。”T.J. 猜测道。走这座桥虽然路比较远，但可以避开隧道收费站。她向前坐直身体，用手上的戒指敲打有机玻璃。

“你是想走那座桥吗？”

司机不理他们。

“喂！”

没过多久，他们又飞速经过了皇后区大桥的入口。

“妈的！”约翰喊了起来，“你要把我们带到哪儿去？哈莱姆吗？我打赌他是要把我们带到哈莱姆区去。”

T.J. 望向窗外。一辆汽车正和他们并行前进，慢慢地超过他们。她用力拍打着车窗。

“救命！”她大喊，“救命啊！……”

那辆车的司机不经意地瞥了她一眼，然后又看了一眼，皱起眉头。他减慢车速，尾随在他们后面。但这时出租车猛地一拐，顺着出口坡道驶下高速公路，进入皇后区。出租车转进一条小巷，又疾驰过一片废弃的仓库区，时速至少有六十英里。

“你想做什么？”

T.J. 拍打着隔板。“开慢点！这是哪儿？……”

“哦，上帝！不！”约翰喃喃说道，“看！”

司机不知什么时候戴上了滑雪用的头套。

“你想干什么？”T.J. 大叫。

“想要钱吗？我们给你钱。”

前座上的那人仍然一言不发。

T.J. 拉开手提包，取出她的黑色笔记本电脑。她向后侧了侧身子，用笔记本电脑的一角狠命地砸向车窗。巨大的声响似乎把前座上的司机吓了一跳，但窗玻璃却纹丝不动。出租车猛地一偏，差点撞上路边建筑物的砖墙。

“给你钱！要多少？我可以给你很多钱！”约翰气急败坏地叫着，眼泪顺着他肥胖的面颊流了下来。

T.J. 再次用电脑砸向车窗。电脑的屏幕在巨大的撞击力作用下飞了出去，然而车窗依然完好无损。

她又试了一次，这次电脑的机身裂开了，从她的手中脱落。

“哦，妈的！……”

他们两人突然被猛烈地甩向前方。出租车在一条阴暗的死巷里戛然而停。

司机钻出车外，手里握着一把手枪。

“求求你，不要！”她哀求道。

司机走到出租车后半边，弯下身子，透过脏兮兮的玻璃向后座上张望。他在那里站了很长一段时间。T.J. 和约翰拼命后退，一直抵到另一侧的车门，两具汗湿的身体紧紧地搂在一起。

司机把手弯成杯子的形状，遮挡住路灯射来的光亮，更加仔细地打量着他们两人。

猛然间，一声巨响回荡在空中。T.J. 不由得缩了一下身子，约翰也发出了一声短促的尖叫。

在司机的身后，远方的空中霎时布满了一道道明亮的红色、蓝色的火焰条纹。随后又是几声轰响和尖啸。那司机转身抬头，正好看见一张巨大的、橘红色的蛛网笼罩在城市的上空。

是焰火，T.J.想起在报纸上读到的消息。这是东道主和联合国秘书长送给出席会议代表的礼物，欢迎他们来到这个地球上最伟大的城市。

司机又朝出租车转过身来。“啪嗒”一声，他拉开门锁，慢慢地打开了车门。

像往常一样，报案人没有留下姓名。

所以，就没有办法追过去问清楚报案人说的究竟是哪一块空地了。总部的无线电说：“他说是在三十七街靠近十一街的地方。就这些。”

通报中心的人从来都搞不清楚凶案现场确切的地点方位。

虽然才是早上九点钟，但已经热得让人汗流不止了。阿米莉亚·萨克斯拨开一丛高高的茅草。她正在进行“光身搜查”——这是犯罪现场调查人员的行话，就是以S形路线前进搜索可疑物。什么也没有。她低头朝别在深蓝色制服上衣上的对讲机说话。

“巡警五八八五呼叫总部。没有任何发现。你们有进一步的消息吗？”

在一片起伏不定的噪声中传来调度员的回答：“五八八五，目前没有更多关于案发现场的消息。但有一件事……报案人说他希望受害人已死。完毕。”

“请再说一遍，总部。”

“报案人说他希望被害人已经死了。他说最好是这样。完毕。”

“完毕。”

希望被害人已死？

萨克斯奋力越过一道破旧的铁丝网，开始搜寻另一块空地。还是没有发现。

她想离开了。只需呼叫一〇九〇，报告说没有任何发现，就可以回到杜斯区，那是她日常巡逻的区域。她的膝盖很痛，而且热得好像被人丢进这糟糕的八月天里生焖活烤一样。她只想溜到港务局和那里

的小毛孩瞎混，再来上一大罐亚利桑那冰茶。然后，在十一点三十分的时候——距离现在只有两个小时了——她就可以清理好在中城南区的抽屉，前往下城区接受培训了。

但她终于没有这样做。她不能丢下这个报案电话不理。她继续往前走，沿着炽热的人行道，穿过两幢已经废弃的公寓之间的夹道，走进另一片长满植物的空地。

她把细长的食指深入平顶警帽里，透过高高盘在头上的层层又长又红的头发，难以抑制地抓挠着。为了抓挠到更多头皮，她索性把警帽推向一边，一阵狂搔。汗水顺着她的前额流下来，痒痒的，于是她又猛挠了几下眉毛。

她想：街上巡逻的生涯只剩下最后两个小时了，我能撑得住。

萨克斯继续前进。在走进一丛灌木时，今天早上以来她第一次感觉到心神不安。

有人在看着我。

热风吹过干灌木丛，发出沙沙的声响。一辆辆汽车或卡车开足马力，喧闹地从林肯隧道进进出出。她想起巡警们经常会想到的一件事：这个城市是如此的嘈杂，就算有人从背后向我走来，走到举起刀子就能刺中我的距离，我也不会察觉。

或者用我的后背当靶子……

她飞快地转过身。

什么也没有，除了树叶、生锈的机器和垃圾。

在攀爬一堆石头的时候，膝盖的疼痛让她不由得缩了一下身子。三十一岁的阿米莉亚·萨克斯深受关节炎的折磨——她母亲常说，你才三十一岁啊！这遗传自她的祖父，就像她继承了母亲的好身材、父亲的好模样和职业一样（至于那一头红发就没有人说得清了）。她缓慢地穿过一丛枯死的灌木，膝盖又传来一阵剧痛。多亏她及时收住脚步，才没有跌下一道三十英尺深的陡坡。

在她的下方是一道幽暗的峡谷，深深地切过西区的底部。美国铁路客运公司的铁轨纵贯于峡谷中，列车经此开往北方。

她眯起眼睛，望向峡谷底部离铁轨不远的地方。

那是什么？

是插在一堆被翻动过的泥土上的小树枝吗？它看起来好像……

哦，我的天哪……

眼前的景象让她打了个寒战。恶心的感觉顿时升起，像一道烈焰灼痛她的皮肤。有一刹那她真想转身逃开，装做什么也没有看见。但她极力压制住心里的这个念头。

他希望被害人已经死了。最好是这样。

她跑向由人行道通往峡谷的一道铁梯。在即将伸手抓住铁梯栏杆的时候，她停了下来。糟糕！凶手十有八九已经逃逸，而且很可能就是从这座铁梯离开的。如果她碰到栏杆，也许就会破坏他逃跑时留下的印记。好，那我们就费点事。她深深地吸一口气，忍住膝关节的痛楚，将她为新工作第一天特意擦得锃亮的警靴插进石头的缝隙里，开始沿着岩壁往下爬。距离地面还有四英尺高时，她跳了下去，径直跑向那个埋有东西的地方。

“天哪……”

从地底下伸出的不是一根树枝，那是一只人手。这个人的身体被垂直埋在土里，只剩下小臂、手腕和手掌留在外面。她盯着那只手的无名指：所有的肌肉已被削去，殷红见骨的指头上，套着一颗硕大的女式钻戒。

萨克斯跪在地上，开始向下挖。

泥土在她像狗一样刨动的手手下四处翻飞。她发现那些未被削割的手指张得很开，伸向指头平常弯曲不到的方向。这表明当最后一铲泥土埋上他的脸时，受害人还活着。

也许现在也还活着。

萨克斯拼命挖着松软的泥土，她的手被一块玻璃瓶碎片划破了，暗红的鲜血和暗红的泥土混合在一起。这个人的头发露出来了，接着是因缺氧而呈青紫发灰的前额。她继续往下挖，直到看到那人呆滞的眼睛和嘴巴才住手。那个人的嘴巴扭曲成可怕的弧度，表明受害人在

生命的最后几秒钟，仍在奋力想把嘴巴努过不断升高的黑土。

这不是一个女性。尽管手指上套着那样一颗钻戒。他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大块头男人，和包围着他的泥土一样没有半点生气。

她退后几步，目光却始终不曾离开那个人，差点被身后的铁轨绊倒。有一阵，她的脑子里空空的，什么也不能想，只知道一个人被埋成这样必死无疑。

然后，她提醒自己：坚强点，宝贝。在你面前的是一起凶杀案的现场，而你是第一个到场的警察。

你知道该怎么做。

ADAPT^①

A 是逮捕现行犯。

D 是留置重要的目击者和嫌疑人。

A 是评估凶案现场。

P 是……

P 是什么来着？

她低头朝向对讲机：“巡警五八八五呼叫总部。进一步报告。在三十八街与十一街之间的铁路旁发现刑事案，是凶杀案，完毕。需要刑事警察、鉴定人员、救护车和急救医护人员。完毕。”

“收到，五八八五。抓到嫌犯了吗？完毕。”

“没有发现嫌犯。”

“五八八五，完毕。”

萨克斯望着那根手指，那根被削去皮肉露出骨头的手指。她望着那颗扎眼的钻戒，那双眼睛，以及那张扭曲的嘴……哦，那张恐怖的嘴。一阵战栗传遍她的全身。阿米莉亚·萨克斯曾在夏令营水蛇出没的河道中游泳，也敢毫不犹豫地在一百英尺高的大桥上一跃而下，但是只要一让她想到幽闭……想到被困作一团，动弹不得，立刻会像触电般陷入惊慌的感觉。正因为如此，萨克斯走路才会那么快，开车才

① ADAPT 是下文所指的逮捕 (Arrest)、留置 (Detain)、评估 (Assess) 等单词的缩写，同时 adapt 也是适应的意思。

会那么疯狂。

只要你移动，他们就抓不到你……

她听到一种声音，急忙抬起头。

远远地传来一阵轰隆隆的声音，越来越响。

几片碎纸被风扬起，沿着铁轨飞过。尘沙在她的周围盘旋飞舞，像一群愤怒的鬼魂。

接着是一声低沉的鸣叫……

身高五英尺九英寸的巡警阿米莉亚·萨克斯发现自己正面对着一辆重达三十一吨的美铁公司的火车头。那辆红白蓝相间的钢铁巨兽，正以每小时十英里的速度向她迫近。

“停下！马上停下！”她大喊。

火车司机不理她。

萨克斯跑上铁道，站在铁轨中间，岔开双腿挥动着胳膊，示意司机停止前进。随着一声长而刺耳的刹车声，火车头停了下来。司机把头探出窗外。

“你不能从这里开过去。”她对他说。

他问她是什么意思。她心想，他看上去年纪轻轻，居然开着这么大一部机车。

“这里是犯罪现场，请你关掉发动机。”

“小姐，我没有看到任何犯罪。”

但是萨克斯没工夫听他啰唆。她正抬头望向铁路高架桥西边铁丝网围篱上的一道缝隙。那上面不远就是十一大街。

想把受害人带到这里而不被人发现有一种办法——把车停在十一大街，然后拖着受害人穿过那条狭窄的小径到悬崖边。如果把车停在横向的三十七街，他可能会被不下二十家公寓窗户里的人看见。

“这火车，先生，就停在这里别动。”

“我不能把火车停在这里。”

“请关掉发动机。”

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关闭火车发动机，它必须一直运转。”